

卷五

書名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
 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編號 D86216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薦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又有詩借荆公之才

好箇聰明介甫翁

可憐覆餗因高位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只合終身翰苑中

第五卷

呂大耶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世人盡說天高遠

宋郊渡蟻占高魁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鐘

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

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怕

冷不免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不
湊趣。昔是湊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本就好做屋柱枝
條太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
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將
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
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
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
般物事

一願得鄧家銅山

二願得郭家金穴

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

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

因有這四願五恨心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給真
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
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
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
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
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
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
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喫

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契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
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
十餘金布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粧佛誦經祈求子
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
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名善兒單氏自得
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
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不聽了此風聲便去呪天
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
此一次只爲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其

年夫妻齊壽皆出五旬

福元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

肩生下來的都已上學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日
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
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爲老夫婦齊壽
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還愿心日前也曾與丈夫說過
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
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斗
糙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
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
了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
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

來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耐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梢，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携着一個徒弟，來回覆醮事，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熟粉，擺一碗糖餡，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撒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收了錢，只想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餡，則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鋪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他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餡去，扳他下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員外請嘗，便金冷水却將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餅子，如此一連做了四個，熱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

到來恐怕肚裏饑餓，適經鄰舍家邀我喫點心。我是餅子熱得好袖了他四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標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標，叫丫鬟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喫餅了。見丫鬟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活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却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尋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餅子，還不曾動，放在櫥櫃裏，何不將來煨熱了請他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櫥櫃裏取出四個餅子，廚房下煨得焦黃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兩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饑，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喫了，不喫時猶可喫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燒着心肝

萬桿鎗攢却腹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怯，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

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員外情知曉，只將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凉水灌他，如何灌得醒。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癆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毒死了。待要廝罵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梁自縊。金員外哭了。」

方纔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見梁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唬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床。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剝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使，大小小都降擁而來，將家私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爲證：

餅內砒霜那得知，害人番害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爲行惡上，折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爲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承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大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聞兒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久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貪了蠅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又曠也不免行尸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帳

目那布商因爲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褐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廁出恭見坑板上遺下个青布搭膊檢在手中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廁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竊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三五百餘里到

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个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開了個糧食舖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

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來到揚州開口呂玉也到陳家鋪子登堂作揖陳朝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箇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思想非得呂玉這般好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一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扳一脈親往來第不知他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幾歲了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爲春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荆妻亦別無生育如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幫扶生理只是難得這般嗟巧的陳朝奉道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子買得一個小廝頗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點

薄敬呂王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
里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為情當下便教
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與他
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
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
呂王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
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
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幾時到陳家的那
小廝想一想道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係原是那裏人
誰賣你在此那小廝道不十分詳細只認得爹叫做
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王家在無錫城外小
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
叫聲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
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慇懃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呂玉起身
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
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
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怠慢呂玉又

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還拜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貧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相贖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

反費親家厚賜，決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文母。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入攀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闌

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要賞犒。在那裏爭攘。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眾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眾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趕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眾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

原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點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却爲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

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
玉聞說驚慌急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赶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
龍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
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况且年紀後生要勸
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姆說王氏
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
想道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
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

忌憚又連日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

偶要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

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

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喬好好裏

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轎悄悄

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

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客人依計而行却說呂寶

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却私下對

渾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腳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

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莫對他說。呂寶自去了，却不曾說。明孝髻的事，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何，他何欲言不言，直挨到酉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姆姆嫁與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姆姆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什細軟家私，預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不是奴苦勸姆姆，後生家孤孀，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緣一會哭也沒用。」王氏道：「

婦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三日

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說罷，又哭。楊氏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嬌嬌，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嬌嬌，可一頂黑髻與奴換了。楊氏又要忠丈夫之托，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弄黑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氏道：「嬌嬌，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明早你教叔叔舖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楊氏道：「使得，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

人引着燈籠火把，擡着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搶。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鼓手吹打，轎夫飛也似擡去了。」

一泓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次日天明，呂寶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喫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上戴的是黑髻心

中大疑問道：「嫂嫂你姪子那裡去了？」

氏暗暗好笑

答道：「昨夜被江西蠶子搶去了，呂寶也那有這話。且

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呂寶捶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了，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賄輪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策，再尋個主顧，把嫂了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却是哥哥呂玉兄弟呂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脚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

寶自覺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叙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嬌兒，呂寶無顏後門走了一段情節，叙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身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全，善行下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一箇

善惡分明不可欺。